

雅宝路是炼狱，考验女人们的身心极限。

雅宝路是天堂，女人们在这里涅槃重生……

韩素平◎著 同名电视剧被列为2004年观众最期待十大剧目之一

雅宝路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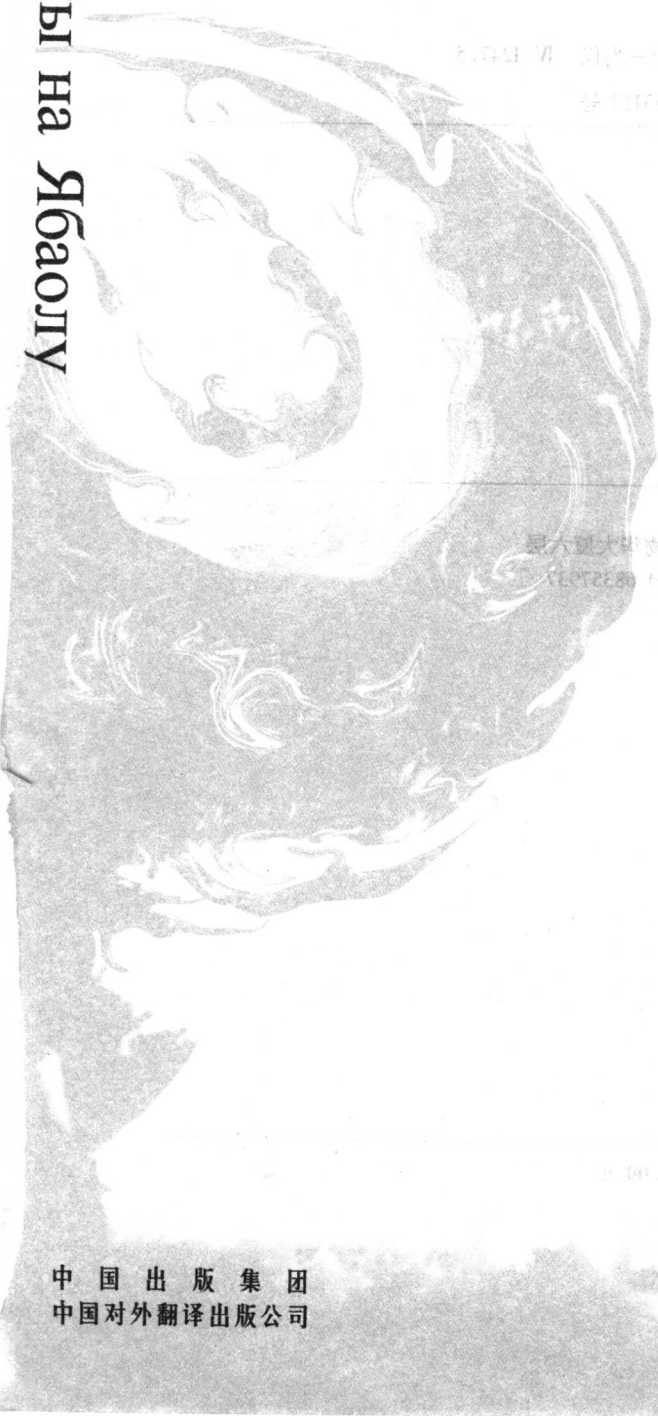
Женщины на Ябаолу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韩素平◎著

雅宝路女人

Женщины на Ябаогу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雅宝路女人 / 韩素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10
ISBN 978 - 7 - 5001 - 1808 - 4

I. 雅... II. 韩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151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/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/100044

传 真/(010)68357870

电子邮件/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/www.ctpc.com.cn

策划编辑/杨 文

责任编辑/宗 颖

排 版/北京佳誉录排公司

印 刷/北京市顺义向阳印刷厂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规 格/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/25.5

字 数/350 千字

版 次/2007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/2007 年 10 月第一次

ISBN 978 - 7 - 5001 - 1808 - 4 定价: 32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韩素平,近年新秀导演之一,著名编剧,作家。

代表作品有二十集《九班的故事》(编剧)、八集《帕米尔医生》(编剧)、三十集电视剧《红灯记》(编剧)、二十二集电视剧《樱桃正红》(编剧)、二十二集电视剧《飞翔的梧桐子》(编剧)、电视电影《我的妈妈叫加纳》(导演)、电视连续剧《雅宝路女人》(导演)等等。

其中,八集《帕米尔医生》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、金鹰奖提名奖、飞天奖中篇一等奖、骏马奖中篇一等奖及单项最佳编剧奖;南斯拉夫国际电视节电视剧银橄榄奖。

《雅宝路女人》被列为2007年观众最期待十大剧目之一、为十七大献礼作品。



策划编辑:  杨文

责任编辑: 宗颖

封面设计:  云翼·宋晓亮
anyuexiang@yahoo.com.cn

序

要写雅宝路，最好的代表是女性。

她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但她们的命运却因雅宝路而交织在一起。在外贸商海的大起大落中，她们所拥有的爱与恨，苦与乐，友情与背叛，过去与现在……无一不在透露出她们内心深处那无穷无尽的情感欲望，展现出中国一代成熟女人独特的个性魅力。她们用自己那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，在生活的是非曲直中，挖掘出人生的意义……

跌倒了，爬起来；受伤了，添平自己的伤口，再挣起来向前走。因为她们知道雅宝路不相信眼泪……

她们凡有过奋斗史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沧桑，雅宝路也给了她们一个好舞台，让她们伸展了身手。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，故事都是从头道起。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，生气勃勃，她们为了满足同一欲望在商海的荣辱沉浮中，各谋其利，各承其害。

在雅宝路她们的幻想已经消失，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，更加富于行动，而雅宝路是一个行动的巨人，往往在决定命运的当口，她们坚决、果断、严思密行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。她们是一个可以为之喝彩的女人团体。一位诗人说：把鸟儿养在天空。她们说：我们不需要“养”，即便是“养”在天空，因为天空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……

韩东平

2007.10.1



1993年的春天来得比以往要早，陆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将面临一场重大的人生选择，这个选择就像这早来的春天，让她还没来得及感受春意，就换下了温暖的冬装。这个选择也曾令她心惊肉跳、痛心疾首，但现在想起来那也只不过是一场过眼烟云，只是这场京城烟云不那么容易尘埃落定。

陆希是个天生丽质的大连女孩儿，北京外语大学俄语专业的高材生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研究所任俄语翻译，同学、朋友们说幸运之神总是跟她在一起，把所有的好事都给了她。当然，说这些话的同时，谁都知道陆希是个学习起来不要命的人，既然自己做不到，也就谈不上嫉妒，只有羡慕的份儿了。来到研究所，清新率性的陆希，很快就成了这座灰色大楼里的一道风景。

这一天，研究所来了一位俄罗斯金属研究方面的专家，他叫普柳什金。他神气活现地带着助手瓦连金，穿行在研究所的各个楼层之间。研究所授命要和俄罗斯联合开发项目，这是一次重大合作，陆希被指派为此项目的专职翻译。

几天下来，在灰色大楼里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合作协议。大功告成，研究所所长给陆希下发了新的任务——陪同俄罗斯专家游逛北京城。

陆希认真准备了北京的导游知识，还选择了行走的最佳路线。没想到专家们旅游的心情并不那么迫切，他们提出要去雅宝路讨债。

陆希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毅然答应了专家们请她当翻译的私人请求。

当时的北京雅宝路，是小摊贩们的天下，街两边长长的地摊杂乱无序，地摊边不时地有俄罗斯商人出出进进，小贩们几乎都会说一两句俄语，对着外商们说：“哈拉少”“打，打”，蹩脚生疏的俄语充斥着整个空间。

吕力强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此时，他正操着他那地道的北京腔，满头大汗地给外商打手势，汉语俄语并用推销着服装：“这全是大号的，就是专给你们老毛子做的。你看，全棉的。”

他的摊上放着一个手提录音机，里面反复播着俄语广告：“中国最便宜的货，想要从速喽。先发货，后给钱，信誉第一。”外商却毫无耐心地摇摇头转向其他卖主。

吕力强泄气地骂道：“真是对牛弹琴，中国话都听不懂，还敢来北京做生意。

哎为什么光让我们学俄语，你们就不学点汉语？汉语很好学的，哪像俄语，舌头卷上去都下不来。真是太欺负人了。”

吕力强旁边是他的伙记扣子，他听了吕力强的话“哧”地一声笑了。

吕力强转声对他吼叫说：“傻乐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也给我每天早晨到日坛公园学俄语去，十天之内你做不了翻译我就开了你。”扣子皱了皱一下眉，说：“强哥，那你不如现在就开我。”吕力强瞪眼了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扣子愁苦地低下了头。

吕力强望着街上走过的俄国人，语气加重地对扣子说：“哎，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……学俄语吗？再说日坛公园那还是免费教你。”扣子猛地抬起头，重建信心地：“成。强哥，那我和你一起学。”喝，这小子真不知深浅，竟敢拉我垫背。吕力强骂道：“做你的大头梦去吧，我要是能学还闹腾你干嘛？”

扣子望着街口突然地叫喊：“哟！不好了。强哥，昨天来过的那两个老毛子又来了。”雅宝路人把俄罗斯人都叫老毛子。吕力强掩饰着紧张，问：“在哪呢？”扣子指着街口：“看那里。”

吕力强透过人群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向他走来，他思忖片刻说：“扣子，你待在这里，我……”不等吕力强说完，扣子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，立即说：“哎，强哥，你别躲，他们好像没找到翻译，咱们还装傻不就行了吗？”吕力强又重新审视那两个俄国人身后，确定没有别人跟着，才松了口气。

普柳什金走在前面，他虽然四十多岁却依然意气风发，他身后跟着二十八、九岁的瓦连京。瓦连京手里提着一个大兜，他们俩西装革履、文质彬彬的样子很不像商人。瓦连京紧走两步跟上普柳什金，说：“陆翻译没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昨天她明明答应好的，今天却连影子都看不见。”普柳什金不由停下脚步，向来路望了一眼，说：“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，今天是最后的机会。”瓦连京说：“要不然，再给她打个电话，我们可以等她。”普柳什金果断地：“不必了，她一定有不来的原因，我还会一点汉语。”

两位俄罗斯人走过来，吕力强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们。

普柳什金接过瓦连京手里的大兜，掏出一件裘皮大衣，往吕力强面前一放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你退……钱……”接着他又用俄语说：“这是你给我弟弟发的货，这种质量的裘皮大衣我们不能要，他已经退货给你们，请你退给他订金。”吕力强拿起大衣端详片刻，打着手势问：“你还要订多少货？都没问题，请你先付清货款。”普柳什金一怔，问：“货款？”

吕力强坚定地：“对。”

旁边摊上的人问：“强子，这老毛子要什么？”

吕力强不耐烦地说：“他要裘皮大衣，眼下我到哪给他弄现货去？”

一摊主说：“哎，我能弄到，强子，要不咱俩再倒一次手？”

吕力强急忙说：“不用了，小迷糊，你快带他们走。”

小迷糊高兴地说：“强哥，回头我请你喝酒！”接着用俄语对普柳什金说：“快跟我来”。

普柳什金莫名其妙地看着小迷糊。

吕力强顺手把裘皮大衣给了小迷糊，催促普柳什金说：“快去吧，他能给你把事办了。”

瓦连京不敢相信地看着普柳什金，普柳什金似乎也感到有什么不对，他让瓦连京别动，问小迷糊：“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”

小迷糊潇洒地一摇头又用俄语说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
吕力强不耐烦地挥手让普柳什金让开摊位，然后开始招呼生意，不再理他们。

小迷糊扬扬手里的样品，热情地：“嗨，我那里有裘皮大衣。”

普柳什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一把抢过样品，用俄语冲着小迷糊吼道：“我是来找他的，不要你的裘皮大衣。”

小迷糊吓一跳，接着无助地望着吕力强。吕力强却把录音机声音开得更大了，装着什么都没听懂。

普柳什金走过来愤怒地用俄语问吕力强：“你到底退不退订金？我就不相信这里没人管你。”吕力强就像根本没听到普柳什金的话，依然自顾自的做他的生意……

陆希长发飘飘地跑进市场，她穿着一件白风衣，脱俗的样子很引人注目。

陆希显然是第一次来到雅宝路市场，这里中俄语言的混乱交汇令她很不适应，她匆匆地边走边寻觅着目标，不时地和行人相撞。突然，她看见普柳什金在人堆里激动地说着什么，她慌忙奔去。

普柳什金看到陆希便犹如见了救星般，急忙握住她的手说：“姑娘，你可来了，我们正需要你。”

陆希：“对不起，我走错路了。你们谈过了吗？你昨天说的那个商贩是哪一位？”

听着陆希流利爽口的俄语，吕力强和扣子都瞪大眼睛，张大了嘴。扣子对吕力强说：“你瞧，人家这位姑娘的俄语多棒呀，咱要是有这么两下子，不得让老毛子叫咱亲爹？”

瓦连京目示吕力强，低声对陆希说：“就是他，这人很厉害也很狡猾，不肯和我们谈判，想把我们支走，还想动手。”

扣子拉了拉吕力强，小声说：“哎，看样子是翻译，你看。”

吕力强望向陆希，眼睛一亮，发现扣子望着他，便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哼，这肯定是个傍款的主儿，哪是什么翻译。”

陆希走向吕力强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这位大哥，那位俄罗斯先生已经退货，你也应该退订金，这有问题吗？”

吕力强不屑地看陆希一眼，说：“你说有没有问题？发出去的货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退回来，我们这生意还怎么做？我问你，泼出去的水，能收回来吗？”

陆希说：“可是，你的货质量不过关，外商退回来也是无可厚非的。”

吕力强不再理陆希，却对扣子说：“在中国呀，就是有那么些人，吃中国饭放洋屁，吃里爬外。”

扣子难为情地看陆希一眼。陆希有些被激怒了，说：“请你不要这样说话，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”

吕力强说：“我压根就没想解决。哎，我说，请你靠边，别耽误了我们的生意。”

陆希气愤地：“你——”

吕力强一扭脖子对走过来的外商用俄语喊道：“哎，请过来看看，上等的好货。”

陆希扭头尴尬地看着普柳什金。普柳什金一脸失望，他看了一眼表对瓦连京说：“我们这次又要无功而返了，回去吧，下午研究所里还有洽谈。”说完自己先走了。

陆希跟着两位俄专家走出雅宝路市场，她一脸的愤激，没有到居然遇到这么不讲理的商販。

瓦连京拦住了一辆出租车。上车前，普柳什金反过来安慰陆希说，这是自己已经想到的结果，如果项目继续做下去的话，他还会再回来的。

陆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对普柳什金说：“请等等，普柳什金先生。”说完她掉头就往回走。

普柳什金和瓦连京都一怔，但很快瓦连京便明白了，他兴奋地对普柳什金说：“走，咱们也去。”

吕力强正以胜利者的姿态，眉飞色舞地对扣子说：“……在雅宝路怎么也混了一阵子，对付他们我还没招？尤其是一个女翻译，一句话我就能让她这辈子都不想再来雅宝路了。”

扣子抬眼看到陆希，急忙对吕力强说：“强哥，她又来了。”

吕力强问：“谁？”话还没说完，陆希已走到他面前。这使吕力强有些意外，不过随即反应过来说：“哟！你，你是专门来告别的？不用那么客气。”陆希平静地说：“不，我來是想让你吃饭睡觉都安稳一些。”

吕力强先是一怔，然后又逞强地说：“我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吃得香睡得好。”

陆希眼睛直逼他说：“不可能好。做砸这笔生意，我不相信你心里就舒服，你肯定也怕外商在背后诅咒你。”

吕力强动容了。

普柳什金和瓦连京匆匆走来，助威似地站在陆希身边。

吕力强把一直辛勤工作的录音机关了，想了想，好言好语地说：“哎，漂亮姐儿，我这儿的服装是整个市场最便宜、质量最好的。请你告诉那位老毛子，咱们不谈退货，好吗？我保证，只要换，质量没问题的。”

陆希对普柳什金说：“普柳什金先生，你接受换货吗？”

普柳什金说：“换货当然可以，但是我不再信任他。”

陆希想了想，问吕力强：“你打算怎么换货？”

吕力强一板一眼地说：“等值交换。”

“质量你能保证？”

“嗨，你在这市场打听打听，我吕力强什么时候丢过国家的脸，除非是遇到太过挑剔的主。嗨！这纯粹是个误会，算了，说多了等于给你上课，这老毛子到底要怎样？”

“他们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，今天就要裘皮大衣。”

“今天？今天肯定不行，我得给你们去找质量好的去。”

“那就退款吧。如果你不给国家丢脸，就干脆脆地把款给人家退了，这样你就是小有损失，心里也踏实。”

“怎么叫小有损失？我损失大了去了，这心里能踏实吗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？这位先生可是俄罗斯金属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……”

“呵，专家也来雅宝路凑热闹了，这世道……”

“他是为了帮他弟弟，他弟弟是个残疾人。”

吕力强一怔。

普柳什金一直望着陆希和吕力强对话，见吕力强怔住，知道事情有了转机，便低声对瓦连京说：“看来我们找陆翻译来是对的。”

吕力强看一眼陆希，下定决心似的说：“退钱不可能，我保证换货不出问题。”

陆希不肯定地问：“让他们怎么相信你呢？”

吕力强反问说：“他们相信你吗？”

陆希不解地：“我？”

吕力强坦然地说：“他们如果相信你，你就来监督我的货喽。哎呀，别矫情了，我还要做买卖。”

当陆希向普柳什金讲明吕力强的意思时，想不到普柳什金来了个顺水推舟。他说：“现在也只能按他说的办了，我完全相信你。”

陆希急切地申明说：“可我什么都不懂啊。”

普柳什金说：“露茜，如果你肯帮忙，就等于救了我弟弟。这笔买卖虽然钱的数目不多，却会影响我弟弟对中国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他可是个中国迷。”

陆希顿时不知所措，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
普柳什金的弟弟尼可腿有些残疾，但服装生意却做得有声有色，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由哥哥普柳什金帮他从土耳其进货。就在近一年，他发现周围生意伙伴都飞来飞去的做中国服装，张口闭口的北京雅宝路。尼可小时候就很向往神秘的北京，可眼下他无法跟他们一同前往，只有请朋友帮他订了一批中国的裘皮大衣，可是货刚到手，就发现质量低劣，根本无法出售。幸运的是哥哥普柳什金要去中国访问，尼可相信哥哥会给他带回好的裘皮大衣，在他看来，此事根本不难解决，他相信这个神迷的国度，他还做好一直做下去的准备。

陆希认真看完雅宝路服装的情况后，向普柳什金保证说：“这里的商品不能代表中国水平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王府井、西单还有很多地方，一定不会有质量问题。”

普柳什金的头却摇成了拨浪鼓，看来他是要耗上雅宝路了。

回到研究所，陆希兴致勃勃地走进翻译室，对顶头上司说：“田主任好！”

田主任是位面目清瘦、文雅静默五十开外的妇女，也是陆希所在的翻译室的主任，名叫田敏。田敏微笑一下，对陆希说：“帮俄罗斯专家把事情办成了吗？”

陆希摇摇头说：“暂时没办成。”

田敏说：“怎么？麻烦吗？”

陆希不知如何能说得清楚，只能点了点头。

田敏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资料说：“小陆，你翻译的这份资料我看过了，不错，你先去给所长交差吧。”

陆希接过资料，田敏用欣赏的目光一直望着她出门。

所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持重男人，他一贯对陆希很温和。今天却显得严肃，他接过资料，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，冷淡地说了声：“辛苦了。”

陆希一愣，她不相信地望着所长，问：“所长……你一再强调这份资料很紧急很重要，我加班加点地翻译出来，准确率99%，你却看都不看。”

所长抬头看了看陆希，说：“陆希，明天专家走后，这个项目可能会有些变化，也许你我的心血都要白费了。”

陆希一惊：“啊？为什么？”

“研究经费没批下来。”

“上级不是支持这个开发项目的吗？”

“支持归支持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这事先不要告诉俄罗斯专家。”

这种突变是陆希没有想到的，现在她还想象不到项目撤销会带给她什么不利，她意识到的只是俄罗斯专家有可能有去无回了。

陆希和所长站在安检门口送客人，俄罗斯专家要登机了。

普柳什金对陆希说：“姑娘，‘露茜’是英文名，叫起来一点也不亲切。你们的中国名字我们也叫不好，请问你有俄文名字吗？”

陆希笑着说：“很遗憾，我没有俄文名。”

普柳什金说：“噢，我们想叫你‘喀秋莎’，可以吗？”

陆希说：“好呀，就叫喀秋莎，这个名字我喜欢。”

普柳什金和瓦连京都笑了。

普柳什金亲切地问：“喀秋莎，你去过俄罗斯吗？”

陆希说：“很遗憾，我还没有去过，想必在不远的将来会去观光的。”

瓦连京焕发着活力说：“喀秋莎，欢迎你到我们莫斯科做客，到时候我做你的义务导游。”

普柳什金与所长握别后，握住陆希的手说：“喀秋莎，你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。认识你，是我们这次来中国的最大收获，如果我弟弟想从雅宝路上货，你愿不愿跟他合作？他一定会保证你的利益。”

陆希一怔，她笑着说：“我是国家公职人员，不可以从事第二职业。当然，帮你弟弟没有问题。”

普柳什金在就要消失在安检门内时，突然又转过身喊：“喀秋莎，我会给你发电报的。”

……

陆希疲惫地回到宿舍，看到同屋已经睡了，便轻手轻脚地打开自己桌上的台灯，把亮度调到最低，桌上镜框里是一幅全家合影，照片上童年的陆希纯真甜美，紧紧地与父母、弟弟依偎在一起。陆希发现桌上有一张纸，忙低头看。

是弟弟陆旭的字样：姐，下午我来找过你，我和爸爸陪妈来北京了，住在协合医院。大连医院诊断出妈妈得了肾病，建议我们再来北京复查……

陆希惊愕得几乎不能呼吸，她抓起包就冲出了房间。

陆希的母亲是位中学教师，现已退休；父亲是位普通的工人，陆希和弟弟陆旭从小是在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，陆希向来是妈妈的乖乖女，而陆旭则很有些叛逆的劲头，尽管如此，两个孩子在学习上从未让父母伤过脑筋，反而有些暴走，父亲深感欣慰的同时只能时常想着带他们到野外去分分心去。

陆希在病房门口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笑嘻嘻地出现在了母亲面前：“妈妈……”

陆母五十多岁，穿着朴素，戴着一付眼镜，苍白而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她见到陆希先是一喜，然后充满慈爱地道：“小希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陆希眼泪一涌而出，她抱住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陆母责怪地说：“看你，这么晚了，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？妈看看，嗯，又瘦了。”

陆希笑着擦掉眼泪问：“妈，我爸和小旭呢？”

“你爸去火车站送小旭了。”

“小旭回去了？”

“我让他先回去上课，这孩子自作主张地跑来了，眼看高考没几天了……”

“可我还没见他一面呢。”

陆母安慰地摸住女儿的手，说：“见面的机会会少吗？只要他能像你一样考到北京来。”

“妈，你身体不舒服也不早告诉我，来北京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。”陆希有些生气地接过母亲的话。

母亲依旧一脸慈爱地看着女儿，说：“妈没事儿，你看不是好好的。我就担心来了就会影响你的工作，就你爸爸事多，非要来北京检查……”

第二天，陆希和父亲从医生那里了解到，母亲得的是肾结核，因为病拖得太久，病人现在各方面情况都不乐观……

父女俩从医生那里出来时，双眼布满了愁云惨雾。

陆希到田敏面前请假，田敏却递给陆希一封电报，说：“这里有你一封电报。”

陆希一惊，忙接过电报一看，马上生气地说：“我的私人电报，怎么拆开了？”

田敏平静地说：“你先看吧，看完了我有话说。”

陆希忙看电报，电文是：喀秋莎，我们已经安全到达。请你抓紧催促雅宝路那个人本月内发货，质量要好。10月底以前，请你再发30件雅宝路的裘皮大衣过来，请告知汇款账户，谢谢你的热心帮助。普柳什金。

陆希看完电报表情怔怔的。

田敏这才问话：“小陆啊，你知不知道国家公职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的规定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二职业，而且还是外贸。”

“我没有，他这是请我帮忙……”

“我们要事实求是。”

“我是事实求是啊……”

田敏终于沉不气了，说：“小陆，这封电报是书记送来的，所里有人把电报先送给他看了，书记说所里人最近对你反应很大，你业务虽好，但骄傲自满，目中无人，不专心本职工作。你必须把不专心本职工作，搞第二职业的事实经过和思想根源，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他。”

陆希听到这里也严肃了起来，说：“主任，别开玩笑，他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“陆希，这事儿很严重，看来你必须写个书面检讨才能过关，现在就写吧。”田敏说完不容商量地离去。留下陆希傻傻地站在那里。

陆希将母亲安顿睡了，从病房走出来，望见父亲孤零零地站在楼道的窗边，心中不禁一颤，父亲似乎又老了许多，他愁绪满怀地望着窗外。窗外街上是车流汇成的灯河。

陆希微笑着走过去说：“爸，妈妈睡了，你也回招待所去睡吧。”

看见女儿，陆父马上振作了精神，说：“走，我送送你。”

“爸爸，你别着急，妈妈的医疗费，我会想办法……”

“小希啊，医疗费不用你操心，你只要好好工作，你妈就会安心在北京治疗的。……唉！医生说这病不好治，要不是你妈妈硬扛，还发展不到这个地步。现在她又死活不愿意在北京住院治疗，嫌医疗费太贵，说钱要留着供小旭上大学。”

陆希伸手挽住了父亲的胳膊，说：“爸，妈妈的病你应该早告诉我的……”

陆父却问女儿：“小希，工作还顺心吧，觉着累不累？”

陆希轻松地答道：“还好，一点也不累。”

田敏严肃地通知陆希说：“小陆……书记说，为了刹住所里年轻人不务正业不务上进的歪风，你需要在全所大会上做检查。”

陆希惊诧地站了起来：“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吗？”

“不是我们，是所里领导决定的。”

会场上静默无声，前面坐着书记和所长、田敏等人。书记是一个貌似正统的人。

陆希站着面对所里的三十多位同事和领导，平静沉缓地说：“……我虽答应了可以给他帮忙，可我还没有付出行动，这是他回到国内后发给我的第一封电报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如果在座领导认为我的话不可信，可以展开跨国调查。另外我身上也许存在着自负的倾向，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。”

所长向陆希点点头，似乎表达着他的声援。

检查如此简单，书记意外地问：“讲完了？”

陆希回答：“完了。”

书记对大家说：“好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，咱们在会上开诚布公，不要背后议论。”说完，会场上突然安静了下来。

陆希突然说：“我还有话要说。”

所长首肯：“说吧。”

陆希尽量将语气放得平和，说：“我的私人电报竟被人公然拆开，并且还送到领导面前。我认为这是侵权和诬告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所。”

此话刚一下落下，下面一片哗然，就连田敏都没想到陆希会反戈一击，但此时的她却露出了赞同的目光，但是，书记却急了：“陆希，你说什么？你也太狂妄了。你可以不接受大家的意见，但不能攻击。”最后，所长终于说话了：“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你们觉得今天这个会有意义吗？难道我们伤害一个同事比欣赏她还开心吗？为什么我们不把心思用到科技研究上来？”

陆希站起来：“对不起，所长，今天我有事必须请假。”

所长轻微地点了一下头，陆希立即轻快地离开了会议室。田敏站起来欲追出去，但又强迫自己坐下了。

普柳什金又来长途电话了。

但令陆希也没想到，本来自己要推的事，却一口应了下来，看来就是自己也不受自己控制。依着她说到做到的本性，她必须再去雅宝路了。

走在雅宝路市场上，陆希不时地被周围环境所吸引。

不远处，市场管理员王冠正和手里端着一盒墨镜的李兰草争执着。李兰草说着一口温州普通话，漂亮的本质没有被疲劳所淹没。

管理员王冠，平时笑眯眯的，今天却有些蛮横，他对李兰草说：“交 10 元管理费，你实在是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。”

李兰草申辩说：“我没有摆摊，为什么要交管理费？”

“我刚才看到你坐下了。”

“我是坐在石头上歇会儿。”

最后不知拦了李兰草一把，李兰草盒子里的墨镜滑了出来了一个，摔到地上，碎了。

李兰草心疼地一声惊叫，然后不由分说将盒子放在地上，伸手就拉住了王冠。叫道：“你摔了我的镜子，赔我。”

王冠顿时慌了，忙说：“我碰都没碰，怎么就摔了，是你自己没端好。”

“你不拉我，怎么就会摔？一个镜子进价就要 40 多块钱，赔我。”

“你唬谁呢？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赔我，你赔不赔？”

“别别别，你别扯着我呀，别人看到像什么？这样吧，我也不罚你了，你还可以坐在你的石头上，行了吧？”

李兰草得寸进尺地说：“不单是今天不罚，以后也不能罚。”

王冠一听来气了：“你想得美，我是国家干部，还被你一个小贩制住了？行，我赔你镜子钱，该罚还罚。”

李兰草一怔，刹那间无计可施了。

这时陆希走了过去，她看到了李兰草的尴尬，便挡在他们之间问王冠：“师傅，

您是这儿负责的吧？能向你打听点事吗？”

王冠打量了一下陆希，态度缓和下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应该到哪里去看裘皮大衣？”

“你要裘皮大衣？”

陆希点点头。

王冠说：“你还是到日坛宾馆去看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。”

李兰草一听，立即长出了一口气。

王冠对李兰草：“下次可别让我再逮着你。”

李兰草不理他，却望着陆希说：“大姐，我也可以帮你去找裘皮大衣。”

王冠狠狠地瞪着她道：“应该叫小姐，人家比你年轻。”

王冠端起肩膀，满面春风地与陆希一起往市场走去，边走边介绍着情况。

吕力强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。扣子突然喊：“强哥，你看，那天来过的漂亮姐儿，就是俄语说得贼溜的那位。”

吕力强抬头一看，眼睛顿时放出光来，嘴里“哟”地一声。接着说：“来的还真快啊！哎，她怎么和市场部的王冠在一起？该不会是在告我的状吧？”

“真没准儿。哥，要不你躲躲？”

吕力强眼睛盯着他们走来，说：“我到要看看王冠的能耐。”话声未落，人早已弹出了摊位，横挡在王冠面前。

吕力强对王冠：“哥们儿，看你忙的，来支烟。”

王冠端着架子：“没功夫抽，没见我正忙着呢？”说完有意看一眼陆希。

吕力强故意惊讶地对陆希：“哟，您来了？今儿有空？”

王冠一怔，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陆希望着吕力强说：“我也正要找您。”

“你看，不认识她能找我吗？王冠，告诉你，她的俄语可是说得太棒了。”

“真的？你会说俄语？”王冠有些惊讶。

陆希笑笑说：“马马虎虎吧。”

“那就去我那里吧。”

王冠忙问陆希：“你还看裘皮大衣吗？”

“谁要裘皮大衣？找我呀！”吕力强大气地说。

王冠盯着他：“你有吗？”

“谁说没有？库存量大着呢。”

王冠疑惑地看着他。

吕力强领着陆希走到自己的摊前，说：“和着你不是找王冠告我状的。”